傻瓜相机

女儿下厨

秦文君

孩子的成长是经历和体验的积累，而父母往往习惯以成年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，要求孩子干净，省事，有毅力，力求孩子完美。其实如果孩子天生是完美的，还需要教育和成长吗？没有一种模式可以让孩子一步到位。孩子天生就事事顺利，我反而要担心了，因为经历得太少、体验得太少，就意味着还没真正长大。

女儿第一次独立下厨，是七岁，当时我想知道她的生存能力，于是装病，告诉女儿很想喝粥。我听见厨房里锅碗瓢盆丁丁当当响，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打碎瓶瓶罐罐的声音，一会儿是锅盖掉地上了，日子很不好过，好几次想冲进厨房，但还是忍住了。直到看着女儿把点缀着肉松和腐乳的粥端到床边，我才舒了一口气……尽管她在做这碗粥时，把厨房弄得“一天世界”，但我觉得值得，地上的污渍，包括打碎的瓶瓶罐罐，考验了她的爱心，也给予孩子一份可贵的经历。

那天我很感动，女儿也很高兴，小脸上露出自豪感。看来有时候大人们让一让，给孩子留一点空间，能让孩子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力，有自主成长的自豪。

她十岁那年，我过生日之前，她问我要什么礼物？我说你为我做一顿生日餐吧，这能让我感到欣慰。那天一早她亲临菜场采购食材，东买西买，买来很多莫名其妙的调料，买的菜几乎无法搭配在一起，结果她做了号称两菜一汤的生日餐，其实一道是番茄炒鸡蛋，一道是榨菜炒肉，一汤是榨菜番茄加蛋的汤，不过，看她系着白围单，在厨房里乐呵呵的转悠，调派着各种调料品，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不亚于米其林三星的大厨。

我想趁势教她些厨艺，可是那次之后，她下厨的热情熄灭了，只是在厨房里玩一些有趣的事：把大大小小各种量杯都找出来，调制饮品。不过她调的饮品不受欢迎，不甜也不咸，里面还混入了咖喱粉的味道，据说是不小心把咖喱粉打翻在里面，见我们都不喝，她只好将就喝上几口，给自己下台阶，后来趁人不注意，偷偷把自制的饮品倒掉了。

那之后，她闲下来的时候还会来厨房找乐子，不过一会装作要做饭店老板，非把我做好的菜肴一次次地卖给我，好在是慷慨相送，不收费用的。有时她想做饭店的收银员，在饭厅里等候着，我走过时她就打给我一张小票，有图的。

雨季来的时候，她在家里玩野炊，兴致勃勃地想出很多古怪的菜，都是好玩的菜单，算是想象中的一道盛宴。不过，她的每一个小念头在我的眼里就如同一颗颗小苗，我并不着急，要让它长长看，看它能长成什么。

小学快毕业了，她就不满足做这样的游戏了，想做出美味的点心。她找一本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烹调书来研读，读到烂熟后，就开始摩拳擦掌，要来真的了。我答应做这位点心师的助手。

她照着那烹调书做出来的点心很好吃，样子也妙曼，就是甜得过了，真的是“比蜜还甜”。得到表扬后，她决定多做些点心分送给亲戚们分享，亲戚们觉得很惊喜，品尝后众口称赞，她动力更足了，买了各国的烹调书看。再后来她长大了，去美国留学，闲暇时，这位数学硕士会动很多脑筋，了解对世界各国的饮食特点和食物的风味，渐渐的，她居然能做一大桌像样的宴席，也学做寿司，买香茅做泰国口味的菜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她做的小羊角面包，布朗尼蛋糕超越了附近一带知名的西饼店，好看，好吃。有一次她请我喝用纯黑巧克力、牛奶、可可粉调起来的饮品，说真的，我世界各地跑，品尝无数各地的热巧克力，但唯有这一次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味道特别惊艳。如今一旦她下厨，我只能屈居助手的位置了。

童年时候的一段段碎碎的下厨经历，竟歪打正着，成就了一个业余大厨。看来教育像宽紧带，不必勒得太紧，要适度。教育的底线应是人性化的，符合孩子心理和生理，令孩子愉快，有信心，牵着孩子的手最终是为了放手后她能走得更快乐，更自信，更有价值。

石头记

张 欣

女艺人晒了块石头，惹那么大一件事。

想一想我们单调的生活中，好像只有两样东西送给女人肯定不会出错，一是鲜花二是钻石。怎么重复没创意，仍可收获感动和眼泪。送给前任女友送给妈妈送给同事，让她们排队领钻石，都没事。但石头不行，可能是美感不够直接，或者是不贵重，所以发石头就成为一则笑话。

还是承认吧，在我们的信念和意识里，有着根深蒂固的嫌贫爱富的基因。我们愿意相信爱情传说，愿意相信有爱饮水饱，前提必须是碰上张曼玉和梁朝伟，否则一切不作数。要房要车要名牌，当然也要爱。媒体就更是如此，但凡富豪加美女的婚礼，不厌其烦的报道，各种细节，娓娓道来。但是香港一个女艺人，找到一个内地老老实实的当丈夫，报道就说女的怎么倒贴，怎么自掏腰包天价生孩子，老公怎么被丈母娘骂得臭头，女艺人怎么紧急复出赚奶粉钱。总之是没钱让人看了笑话。当然公正地说，媒体的报料都是暗合我们的心意。人家烧钱，人家没钱，都是我们又想知道又想评论的下酒菜。

所以说，心形的石头到底美不美？看在眼里不但开了花而且出了蜜，都是自个儿的事，就别拿出来晒了。因为世俗的晒，有世俗的标准，没有张雨绮那么大的鸽子蛋，怎么晒都是一片灭绝之声。

而且，感情这个东西，来的时候能够排山倒海，海誓山盟，走得时候可以无声无息，云淡风轻。就连当事人自己都如在梦里，大有身在《桃花源记》爱情版之中。

纸博

有一则笑话是，当年的出版印刷业还不发达，所以一本杂志要出街，周期三个月到半年不等，结果知音类杂志的夫妻恩爱的封面，出街时两人已成陌路。作为当事人的“曾经拥有”算是一个纪念版吧。

所以啊，时间才是幸福的无字碑。晒感情更要节制，像周迅，对李亚鹏和李大齐都放过狠话，晒过真爱，当时的确不掺假，只可惜斗不过时间这个恶魔。或者说，只有晒过，晒干过，人才能成长和成熟。

我曾经把刘太医、张悟本、萧宏慈当成宝贝一样，悉数介绍给最好的朋友，当然是在书上和网上追随。自己也坚信不移，狂买绿豆茄子，还有拉筋凳。后来他们一个一个变成了石头，无奈之余也是件超丢脸的事。

中篇小说集的后记

叶兆言

现实生活

三十多年前不明白什么叫中篇小说，印象中只有长短之分。有人问高尔基，长篇和短篇哪个更容易，他说长篇是大炮，短篇是手枪，都属于武器，都可以用来杀人，都不容易，无论长短，把它们货真价实地写好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

刚开始写小说，我对怎么写，写多长，全无心计。想写就写，无知必胆大，短篇中篇长篇，一口气写很多年，写了一大堆文字，转过头来往前看，总结回顾，发现自己最多的还是中篇。两年前短篇结集，收在一起勉强三本。这次出版中篇小说，轻而易举就是五本，分别为《夜泊秦淮》《日本鬼子来了》《红房子酒店》《关于厕所》《重见阳光的日子》。还有一些因为版权，暂时未收入这个系列，如果照单全收，差不多又可以五本。

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杜晗来信，问能否将余华和苏童写过的两段文字印在封底，我立刻回信拒绝，理由是不能一而再，没完没了地让人家受累。当年拉大旗做虎皮，已经沾光太多，现在还要人家亮相站台，明显有些欺负老朋友。

然而在最后，我还是忍不住，要把杜晗转来的两段文字写在这里：

兆言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，我想这是来自于他写作时令人尊敬的诚实，正是这样的诚实让他的才华和叙述中的人物故事熔于一炉，让他的故事张开了，让我们的阅读迅速投入进去，并且不能自拔。 ——余华

叶兆言近年来的写作彻底放下了架子，越来越多地考虑小说的可读性和耐读性，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调整之后，其小说空间更显明朗而宽大，俗中见雅，对人性的探索也抵达了令人满意的深度。 ——苏童

引用这两段文字，已不仅仅做广告，而是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。按年龄，我比余华苏童略长，文学辈分上却是同一拨人。一起成长，一起度过写作青涩期，我们的名字常放在一起，荣辱与共，既是互相提携的好友，更是良性竞争的对手。坦白说，羡慕他们的才华和成绩，想追上并且超过他们，一直是梦想，是我持续不断写作的动力。

因此，在这个后记中，首先要感谢中篇小说，它丰富了我的写作人生，让文学梦想变得如此充实。其次要感谢一起打拼的战友，感谢所有批评过我的人，感谢那些近乎客套的鼓励和督促，感谢我们拥有的共同岁月。

最后，当然更要感谢读者，没有读者阅读，我们曾经的蹉跎，曾经的风风火火，可能什么都不是。

安时处顺

潘华敏 篆刻

“安时处顺”印款，句出《庄子》。辛卯五月初七日，读书偶得商亚父乙爵纹饰（见图），静息相对心为之动，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。霍得此稿，一刻而就。尔科曰：具吉金气；谷兴云：遗三代风。十年寒暑得之一朝，苦乐自知耳。 ——潘华敏记

商“亚父乙爵”纹饰

月光下的规矩

谢京辉

年年中秋，都会想起父亲在皎洁月光下“规矩”我的场景。

其实，父亲谢明留离开我们兄妹已经12年了，但他月光下的告诫却始终难忘、不敢逾越。母亲后来告诉我们：这些规矩是父亲16岁在茅山参加新四军起，历经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“文革”动乱、改革开放等时期逐渐形成的；其中既有放牛娃的朴实与宽容，又有军人的坚韧与刚强，还有着那一代人的正直与执着。

如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十分紧缺。母亲的乳汁不够，面对嗷嗷待哺的我，刚任某厂党委组织部长的父亲只好到小卖部买奶粉给我充饥。不料，一袋奶粉却招来一张大字报，“批判”他搞特殊化。其实父亲是“革命伤残”军人，本可享受一些抚恤性照顾；可他不作解释，在大会小会上反复检讨。同时，在家里立下硬规矩——“不搞关系！”记得改革开放之初，父亲担任厂级领导，我的姨妈受人之托，为解决化工原料，拎了一袋大闸蟹来找父亲“走关系”。念及姊妹之情，母亲“私自”收了下来。不料，父亲回来后对母亲发了一通火，很坚决把“礼物”退了回去；并再次告诫我们务必“堂堂正正做人、本本分分做事”。几十年来，父亲就这样执着、勤恳地实践着“不搞关系”的规矩，坚守着那一代人的本色。

“你不能搬石头砸天！”这句话父亲对我讲了大半辈子，至今仍萦绕在我耳边。年轻时的我，血气方刚、富有“理想主义”，总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而常怀怨气。对此，父亲总是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要“学会容忍、宽以待人”，引导我与社会相处。他还经常对我讲，即使你的观点是对的，也得考虑是否周全，条件是否成熟，关键还是脚踏实地地去做。所以，在父亲面前是发不得“牢骚”的，也正是在父亲“不准发牢骚”的规矩下，我明白了与其怨天尤人、不如脚踏实地。

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父亲有过许多的纪念章、记功章和功勋证书，也有历经战火洗礼留下的疤痕。然而，他从未与我们提起过，也从不准我们碰他的拎包和箱子。尽管儿时的我顽皮好奇，但这条规矩始终没有破过。直到他过世后，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才发现只有这些“铭记着革命理想的精神遗产”。常记得父亲生前，有人问起他的革命经历；他总是笑而不答，从不以老革命自居。正是他的缄默，有时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他“对建立新中国没有什么功劳”。尽管父亲从未提及那些光荣往事，但当我们取得成绩并在他面前邀功炫耀时，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诫——“不要翘尾巴！”“居功不傲”，这也许是父亲荣誉观的最好诠释。

父亲自然也有他的乐事：唱京戏、哼昆剧，听听早新闻、打打太极拳，就着花生米喝上一杯自制的药酒……这些就构成了他闲暇生活的诸多乐趣……父亲让我们兄妹懂得了知足常乐和自得其乐。

这些凝聚着道德魅力、性格力量的成文或不成文规矩，作为家庭教育精华，伴随着我们兄妹成长。面对规矩我们心存敬畏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如今，我们已为人父、为人母，对孩子们因缺少了规矩的滋润。以至于对他们的溺爱越来越深，而他们的叛逆期则越来越长；同时也越来越没了规矩，剩下的却只有代沟！然而，缺少了规矩的孩子又如何成人成才呢？这无疑已成为当下家庭教育的首要挑战！

十日谈

父辈的信仰

明请读一篇《“谁说军长的儿子就不能捡菜皮”》。

窗前有棵枇杷树

——惬意崇明岛

任雪蕊

早上，一拉开窗，清冽的空气直扑面孔，忽然发现，窗外那棵枇杷树长高了，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了。宽厚的叶子绿油油的，还结了不少橘红色的小枇杷。怎么搞的，为什么以前没发现？整个崇明岛，就这棵树离我们最近。人就会犯这样的毛病，总是忽略近在眼前的事物。

9年前，我们在东风农场职工宿舍小区买了这间窄小的屋子，那时候我们心动的，是周围的田园风光和长排的树林，窗前的这棵枇杷树却一直不被我们注意。九年来，它默默地站在窗外，像一道不断增高的屏风，把我们的视线跟对面楼房的水泥墙隔了开来。我们在窗前读书、喝茶、聊天，享受新鲜空气和大片的绿色，心情变得轻松而惬意。

我说这是三洗：洗肺、洗心、洗脑。朋友笑言：依的日脚过得绿色一片嘛！

在这树边读过一篇文章：《城市让人心焦》。作者的意见是：今天这样拥挤嘈杂的大都市，不是个好地方。我相信鸟在天上看着会说：这跟蚁穴也差不多了。现在流行说“都市漫步”，可在心理学家看来，人在拥挤的城市街道行走10分钟，大脑的记忆力会减退，注意力会涣散，自我控制力也会下降。

你在乡间树丛散步，惊起三两只山雀，它们会调动你的注意力，但不会引发你的负面情绪，心力消耗就很少。可在城市街道上行走，一辆差一点撞到你的汽车在你面前紧急刹车，你就会惊恐、沮丧或者愤怒，负面情绪大增。这特别消耗心力，而且恢复得很慢。

9年间，我们来崇明无数次，每次都有阿丑的陪伴，而今是第一次阿丑不在身边，感觉真有点异样。阿丑跟我们一样，对东风小屋的里里外外了然在心（鼻）。我们喜欢去四处闲逛，到哪里都带着阿丑。外婆说阿丑比她走的地方还多。

一晃9年过去了，阿丑以高龄去世，窗前的枇杷树也不知不觉长高了。这9年我们看着崇明一步步变化，可惜，看到的总是树被砍、地被铺上水泥，新的会所和度假村一家家地开张，别的好像就没了。在小区附近的公共汽车站，一位农场老职工连连叹息：造隧桥跟我们有啥关系！我们又不要天天乘车子去上海，上海人到崇明来白相，倒是把崇明人的买菜铜钿变贵了……

对镜梳妆图（中国画）

明轩 郑伯萍 合作